

夏日里,那些美到天上的事

◎马俊

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道:“夏天最让人欢喜。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,穿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喝啤酒,简直美到天上去了。”看到这里,我忍俊不禁。“美到天上”是多美?想必心情像风一样自由,快乐的感觉飞到了天上吧。美到天上的事,放松、快乐、惬意、自在,是夏天赐予人们的厚礼。

其实,夏天还有很多很多“美到天上的事”呢!在我看来,夏天那些“美到天上的事”,应该与清凉有关。炎热的季节,有丝丝清凉来抚慰,无比熨帖。李白的《夏日山中》一诗写道: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”夏日山行,是一件“美到天上的事”。当然不必像李白一样脱巾裸袒,如此旷达逍遥、不拘礼法,一般人做不到,仅仅是山中行走就足够惬意了。夏日炎热,处处蒸腾,唯有山林中是清凉之地。尤其是清晨,趁着晨风清凉,在山林中走一遭,相当于对身心的洗礼。当你双脚迈入山林中的时候,呼吸到的是最新鲜的空气,整个人有种被荡涤的感觉,仿佛

浑身上下浊气一瞬间散尽,取而代之的是满腹满身的清气。而且我觉得最好是有杨树的山林,因为杨树树叶发出来的声音有清凉之感。你相信吗?声音也是可以借助耳朵传递清凉气息的。“哗啦啦”的声响,传递着草木清凉,传递着夏日美好。

夏日里“美到天上的事”,与吃喝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毕竟舌尖是帮我们抵达美妙之境的最佳通道。老舍先生说:“最热的时节,也是口福最深的时节。”村上春树喝啤酒,瑞士作家罗伯特·瓦尔泽也说:“在夏天,我们吃绿豆、桃、樱桃和甜瓜。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,日子发出声响。”

我以为,最美的是吃西瓜。西瓜是夏天的标配,无西瓜不成夏天。记得幼时,“太阳火辣辣的夏日午后”,大人从水井里捞起一只西瓜。那西瓜已经被井水浸过了,凉意沁人。西瓜刀切下去,“咔嚓”一声,西瓜切开,一股清甜凉爽的气息立即弥漫开来。双手捧起一块西瓜,一口啃下去,凉爽的汁水顿时溢满嘴巴,又凉又甜,真是“美到天上

去了”。“下咽顿消烟火气,入齿便有冰雪声”,古人形容得真好啊。后来,我读到汪曾祺写切西瓜的文章:“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”——连眼睛都是凉的,这话说得太形象了!

当然,夏日“美到天上的事”实在是太多了。午后小睡的惬意、饮食冰凉之味的畅快、欣赏荷花盛开的欣喜、蝉鸣在耳的平和、夏夜蛙声的自在……哪一件不让人感觉美好?小院榴花、窗前清风、静坐乘凉……夏日之美,无处不在。老树撑起阴凉,家人围坐树下,一边闲聊一边吃各种夏日美食。孩子们捕蝉嬉戏,无限生趣。夏日“美到天上的事”,多得数不过来。

夏日虽漫长却也愉悦,有炎热也有美好。自然的馈赠,大多如此,仿佛恩威并施的智者,有让人难以忍耐的一面,同时也有让人非常幸福的一面。世间智慧就在于此,春夏秋冬各有不完美之处,却各有其美、各有其趣。我们接纳一切,并且学会发掘趣味,享受生活。如此,四季与人生都会成为美妙之旅。



罐头瓶往事

◎王国梁

我小时候常做一个白日梦:我走进一间屋子,里面堆满了各种口味的罐头。陷入那样的臆想中,我就成了一个闯入童话故事中的幸福小孩,梦想中的城堡里面,我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。

一直到现在,我都有种“罐头瓶情结”。家里有了罐头瓶,我坚决反对妻子随手扔掉,我要把罐头瓶都留下。有一段时间,我的书房窗台上摆满了各种玻璃材质的罐头瓶。妻子见了总要皱眉头,说屋子被我弄得像话,我却觉得在书房里看书仿佛置身于罐头瓶童话中一样,隔着时光之海,童年的满足和安心涌上心头。

我们这代人大部分对罐头有种特殊的感情。几十年前,条件不好,很少能吃上新鲜水果,水果罐头也是奢侈品。在我印象中,只有生病了,母亲才会为我买一瓶水果罐头。那简直比灵丹妙药还管用,只要看到,病就好了大半。母亲用小勺喂我,那真是人生在世最幸福的享受;罐头汁也好喝,抿一口,小小的人儿简直要美醉了。

罐头吃完了,罐头瓶也是宝。我上初中的时候,在校住宿。那时为省钱,大部分同学都仅在食堂打一份米饭或者两个馒头,就着自家带的“罐头瓶菜肴”吃,宿舍的窗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玻璃罐头瓶。同宿舍的同学,就像一个大家庭,罐头瓶里的菜肴让清苦的少年岁月多了几许耐人品咂的味道。我记得那时候同学东子每周都是带那种咸得出奇而且有苦味的咸菜,满满一大罐头瓶。那种咸菜实在是难以下咽,但我每次都要吃几口:“味道可以啊,来,吃我的鱼咸菜!”“罐头瓶岁月”里,我们品尝到了别样的滋味。那样的日子很值得怀恋,妈妈的味道陪伴左右,同学的友情温暖身边。

玻璃罐头瓶除了装菜用外,还可以当水杯。我的一只罐头瓶水杯用了好几年呢。冬天的时候,我怕罐头瓶炸裂,每次都先倒一点点热水在里面预热一下。后来,母亲还用毛线钩了一个水杯套,我的罐头瓶水杯就更像样了。每日与罐头瓶水杯相濡以沫,物与人便有了感情。

热爱生活的母亲喜欢在野外摘一些花草带回家,在清洗干净的罐头瓶里面养起来,有的可以开十天半月呢。看似朴拙粗陋的罐头瓶,还有美学价值呢。

貌不惊人的罐头瓶,贯穿了我的整个成长经历。其实,很多东西都会被我们的经历赋予一种光环。那个年代,罐头瓶都有了童话色彩。在我的罐头瓶童话里,把“物尽其用”这个词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2457901059@qq.com



鸡冠花开处处啼

◎安铁生

上月,央视4套播出专题片《范曾:学无涯》。范曾母亲缪镜心与我母亲周杰三同年在南通女子师范毕业,且缪镜心还是我的小学——女师一附(今通师二附)的校长,我当然对这样的内容颇感兴趣。片中范曾自己谈到,当年受家庭文化氛围熏陶,他从小就练诗词书画“童子功”。一次,南通师范学校的校长张梅庵到他家做客,问他是否学诗,并出题《鸡冠花》要其试作。年仅5岁的范曾立刻吟出了“绿衣戴红冠,花开处处啼”两句。张梅庵说这个小孩不得了,还叮嘱范曾父母要好好培养他,发挥潜能才能前途无量。

此时不由想到几十年以前,南通的鸡冠花长得特别多,不但人民公园里有,中小校园花圃、家家户户天井里、濠河边上道路旁都有,可说处处都有鸡冠花的身影。主要是红黄两种颜色,夏天扇形的花冠神采奕奕,秋天会结出许多黑而发亮的细籽。我们儿时还喜欢抚摸它毛茸茸的花冠头,滑溜舒服,好玩。

鸡冠花的适应性很强,能生长

在缺水缺肥和虫类猖獗的地方,种子撒到哪里,第二年往往就能长出新的鸡冠花来,这是因为它有坚固垂直根的缘故。从湘江之畔走出来的国画大师齐白石,也很喜欢题鸡冠花,并画有多幅鸡冠花的长条屏,其中一首诗曰:“老眼朦胧看作鸡,通身毛羽叶高低。客窗一夜如年久,听到天明汝不啼。”

古代文人对鸡冠花早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,也留下了许多绮丽的诗句。宋代赵企《咏鸡冠花》:“秋光及物眼犹迷,著叶婆娑拟碧鸡;精彩十分伴欲动,五更欠欠一声啼。”以及“有时风动头相倚,似向阶前欲斗时”“笑君博带峨冠立,俯首秋风不肯啼”“雨余疑饮啄,风动欲飞鸣”……都写得生动有趣、情真意切。元代姚文奂有《题画鸡冠花》:“何处一声天下白,霜华晚拂绛云冠;五陵斗罢归来后,独立秋亭血未干。”

鸡冠花原产于印度,在我国栽培已有悠久的历史,作为常用的止血、止泻、止带的中药,多种本草均有记载,习惯常以红、白两种鸡冠花

入药,认为与酒煎服可治赤白痢。鸡冠花在我国历史上曾作为救荒济生的食品,明朱元璋第五子朱橚在所著《救荒本草》里记载鸡冠花可“救荒,采叶炸熟水浸淘净,油盐调食”。

鸡冠花的作用也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重视,它可作为一种补充粮食,提供营养平衡所需要的氨基酸,而且味道很好。每年第三世界约有八万儿童因缺少氨基酸而不幸失明。国际植物遗传基因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冯斯洛坦说:“只要每天食用100克鸡冠花,即相当于两汤匙的剂量,就足以最终阻止这一灾祸的降临。”

鸡冠花籽粒的蛋白质含量为73%,高于玉米、小麦、大豆甚至牛奶。鸡冠花籽虽很小,但味道像榛子,人们可放在平底锅里像爆玉米花那样烧着吃;还可用小麦和鸡冠花籽粒混合制成面粉,这种蛋白质含量极高的面粉可制作面包等糕点。此外,鸡冠花还可用来提取染料。